

往事

父亲学开“小四轮”

□尤生荣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村里公开拍卖早先购置的“运城东方红30型”拖拉机。父亲没和家人商量，就私下借了钱，让人把这台“庞然大物”开回了家。

如果把一头耕牛比作半份家当，那么这台拖拉机无疑是家里的“新贵”。它招来了众人羡慕的目光，也给父亲挣足了面子。父亲从邻村雇了个司机，让我四弟跟车学习，他负责揽活结账。他满心想着大显身手，发家致富，却没想到，这台拖拉机已进入“风烛残年”，毛病不断。再加上父亲急功近利，司机只管开，不重视维修保养，拖拉机时常“抛锚”，撂在半路上。负责看护的自然是四弟，有时在外过夜，有时淋雨挨冻，心中颇有怨言。

几年下来，别说挣钱了，倒赔进去了不少钱。好胜心极强的父亲这才意识到，自己买车的决定是多么轻率。他在我面前念叨：“玩车如同玩老虎，要是捋不顺它的皮毛，摸不透它的脾性，它就会使性子，保不准还给你生乱子。咱们家不具备经营车的条件，我是‘不懂机器瞎搞油’……”见父亲

已有悔意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农村兴起了一股“四轮热”（即12、15马力小型拖拉机）。父亲心想：“大家伙”不好整治，“小四轮”好摆弄，本小利大。主意打定，他又借钱买了一辆八成新的“泰山牌小四轮”，交由四弟管理。

我家老院大门外，地形所限，坡陡弯急，车辆出入需来回倒几次才能行。有一次，四弟险些溜进沟里，被父亲狠狠地训了一通。四弟本来就感到后怕，被他骂火了，冷不丁地怼了一句：“你能行你开！”说完转身离开，自此再不靠近车。

父亲生性不惧挑战，敢为人先。四弟的话激起了他不服输、不服老的心气，他大声吼道：“你看我能不能开！”于是，父亲发动了车，先在院里转圈，结果撞在一堆石头上。他手忙脚乱，处置不当，把车的“前脸”撞得面目全非。父亲索性把整个机盖都卸下来，如同人光着膀子，更显利落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父亲的驾驶技术提高很快，基本能独立操作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人啼笑皆非。一次，父亲去河滩拉

沙子，车胎漏气。他心想凑合开回家再补，结果开了没多远，内胎拧成了麻花，连同外胎都脱落了，车趴在地上动不了窝。也不知父亲是咋想到的，他用撬棍将轮毂撬离地面，垫上石块，然后将一根两米长的粗木棍竖着绑定在内侧车轴上代替轮胎，发动车前行。到村口时，引来不少人围观，大家都说：“这老汉的犟劲又上来了！”

日复一日，父亲的开车技术日渐熟练。这辆“小四轮”也着实出了力：先是自家地里拉石头，砌了100多米长的地堰；修渠引水，拉水泥、运白灰，砌筑河坝；劈崖运土，义务修路；免费给村民拉粪、耕地……

岁月无情，剥蚀了“小四轮”的活力，也带走了父亲的精力。“小四轮”伴随父亲渐显衰老，不声不响地躺倒在父亲的身边。收废品的多次上门收购，都被父亲断然拒绝。在他心目中，这辆“小四轮”是他驰骋沙场的“坐骑”，他实在不忍心把“老伙计”抛弃。父亲时不时地走上前去，轻轻抚摸着它，口中喃喃自语。这辆“小四轮”见证了他的奋斗足迹，也承载着他不可言说的成就感。

椿芽闹春

常日子里的烟火气息。此时若有亲戚来访，母亲便会用椿芽炒鸡蛋。香椿和鸡蛋，在锅中扑腾扑腾，欢快地旋转跳跃，好似一场盛大的春日舞会，黄绿相间，清香氤氲，成为春日里最美的佳肴。叶子再大些，母亲就将它们切成末，加入鸡蛋做成馅，挽袖擀面皮，四指交叠轻轻一挤，一个个玲珑秀气、肚皮鼓鼓的饺子便做成了。饺子下锅后翻腾胀肚，漂浮在水面，犹如白鸭戏水。盛出装盘，我们片刻间便将其扫光，那意犹未尽的小脸，满是幸福的神色。还有一种做法是“炸香椿”，同样是将香椿叶腌渍后揉搓，再调进面糊，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，又酥又香，整个厨房弥漫着浓浓的香味，那一刻，我仿佛把春天都嚼进了嘴里，沉醉其中，不愿醒来。

“雨前椿芽嫩无丝，雨后椿芽生木质”，这里的“雨”指的是谷雨。香椿的时令太短，母亲会把香椿叶焯水后直接切碎，撒一把盐，热油一泼，随后装进罐头瓶。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做出来的味道，依然让我垂涎欲滴，食欲大开，回味无穷。上中学时与同学们分享，春天便弥漫在这恒久的余香里，往往不到一天就只剩下了空瓶子。我最喜欢椿芽刚冒红时，扣上鸡蛋壳，满树生蛋，那嫩红的叶芽在蛋壳温暖的呵护下，恬然汲取着精华，蜷曲生长，形如佛手。犹记得那次，刚刚淋过一场春雨，我却不顾墙头湿滑，又去

套蛋壳，结果结结实实地摔了下来，所幸院里的泥土较为松软，倒无甚大碍。

母亲常说：“头茬香，二茬绿，三茬四茬不是味。”吃香椿，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天里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是一定要与好邻居分享的，她送出的是香椿，传递的却是邻里间深厚的情谊。那一枚枚香椿芽，在人们的触摸中走入寻常人家的餐桌，化作一道道美食，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。

古时“椿萱”代称父母，父亲为“椿庭”，母亲为“萱堂”，因此，古人常用“椿年”“椿令”来祝福老人长寿。人生路上，几番风雨，正是这份温厚的亲情支撑着我们坚强地走下去。

香椿的芬芳，在灵魂深处摇曳着，在明媚的春光里，如果不吃上几回香椿，仿佛就枉过了这烂漫的季节。每当头茬香椿挂满枝头的时候，我就像赴约一场盛宴的“不速之客”，从城里风尘仆仆地赶回来采摘香椿，只为那早已被唤醒的味蕾。我们应时而食，一起感受春天的味道，这是清新的味道，是蓬勃的味道，亦是最富有生命的味道，让人活力倍增。

那年，为了方便邻居盖房，在父亲的提议下，那棵与老屋一起栉风沐雨几十年的香椿树被连根挖掉了。如今，它早已不在，但那曾经的芳香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岁月如歌

□孙保民

清明过后，天气变暖，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人一旦上了年纪，精力再也没有年轻时那么充沛。每当吃过午饭，总想躺下来迷糊一会儿，家里有床和沙发，躺在哪里都行，可是，回想起小时候在邻村上初中时，午睡可就谈不上舒服了。

那个年代，课桌都是原木做成的，厚实稳当，两个人合用一张。桌面上被历届学生刻着大大小小的“早”字，中间还有一道深深的“三八线”，有棱角的地方早已被磨得溜圆，我想老师可能也说不清这张课桌究竟用了多少年吧。

同学们坐的木质高脚方凳子可不属于学校的公共财物，那都是各自从自己家里搬来的，每人一把，各用各的，等本学期结束了再和书本文具一起搬回家。

自从学校课程表里增加了午休一项，在学校附近居住的走读同学吃过午饭，直接就在家里睡了，直到设定的钟表铃响了，才慢悠悠地往学校走。住校的同学基本上都不愿意回寝室去睡，因为寝室设在靠近沟边的窑洞里，出了校门要沿着土崖下的陡坡走一小段崎岖路，所以大家大都喜欢在教室里凑合一下。

哪个睡课桌，哪个睡方凳，要和同桌事先商量好，有的同学胆小，怕睡在课桌上掉下来，就睡在拼起来的方凳上；有的同学觉得睡在拼起来的方凳上翻个身晃得难受，就睡在课桌上；还有的同桌两个人都想睡课桌，于是盘起自己的胳膊撑起脑袋趴着睡。

教室里，挪课桌拼方凳发出“叮叮咣咣”的一阵响，很快又渐渐回归宁静。尽管没有枕头，也没有被子，和衣而眠的同学们还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午睡方式。

班主任悄悄走过来，透过窗户塑料布的破洞，准备抓几个不午睡、爱捣蛋的典型。然而映在窗户纸上的影子早已暴露了他的行踪，紧靠窗户下面的同学发现后，连忙朝还没有睡下的人装咳嗽、打手势“报警”。班主任趴在窗户上观察了一阵子，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，于是打着哈欠，返回教室隔壁的房间也躺下睡了。

确定班主任睡熟之后，我和一个同学就慢慢爬起身，弯着腰挪出教室，推着早就准备好的自行

车，悄悄地溜出了校大门。

校园旁的巷子里树木一片新绿，耳朵旁的蜜蜂“嗡嗡”叫着，我们一前一后朝着远离学校的方向驶去。

自行车的速度已经不能再快了，耳边的风吹走了浑身的烦躁憋闷，自行车链条磕着链盘发出悦耳的响声，泛着油光的马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们疯狂地捏着车把上的铃铛，兴奋地张开大嘴傻笑着，偶尔发出几声高亢的长啸。

一身大汗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繁华县城，街道两旁的参天大树用硕大的树冠合围成令人惬意的绿荫，炽热的阳光被过滤成了星星点点的光斑。

我们两个人喘着粗气，不断用手擦着脸上滚落的汗珠，不知该去哪里玩，最后还是我提议去新华书店转转。书店里除了我俩没有别的顾客。那时候的新华书店里已经有开放式的书架了，我踮起脚尖翻来拣去，发现了一本《钢笔画集》，书里的画风正是我朝思暮想的风格，可是口袋里却没有钱，一起来的那位同学看到我爱不释手的样子，就上前帮我结了账。

县城距离学校大约七八公里的样子，返程大部分还是连续的上坡路。我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，发现午休结束时间快要到了，加上我俩当天还是值日生，于是又一路风驰电掣般地赶了回来。

放置好自行车刚刚回到教室，午休起床铃就响了起来。我俩连忙提起水桶到操场边上的水井里去打水，按照班级要求，每天午睡起来，值日生要让同学们好好洗把凉洗脸，攒足精神才能上好下午的课。班里人多，每次都需要连提三桶水才够用。

同学们争先恐后，满满一桶水很快就用完了。左手和右手交替拽着绳子，第三桶水正从井底缓缓升到地面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把绳子从水桶上解开，等在水井旁的同学们就迫不及待地端着脸盆围了上来。

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，曾经的岁月里，快乐也好，痛苦也罢，都像一场梦似的变得模糊不清。也许，正是由于生活中先苦后甜的经历，才更加懂得珍惜眼前实实在在的幸福吧。